　　老公是米其林主厨，可当厌食症的女儿吃下他做的晚餐后，却严重过敏休克死亡。

　　我抱着女儿的尸体心悸发抖，老公却换上西装，说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晚宴。

　　“厨房有上百道工序，意外在所难免，我是厨神，不是真神。”

　　“本来你让女儿节食就是不对的，要是没我这一口饭也会饿死，你想开点儿，孩子没了可以再生。”

　　可当晚，他新收的学徒就发了朋友圈。

　　“为了筹备晚宴，紧张到把花生碎混进了恩师的调料罐里。”

　　“还好调料罐不知道怎么用空了，要是用给了过敏的客人可就完蛋啦。”

　　下一条，是她和男人手拉手的照片。

　　“还好恩师手把手顺利带我完成了晚宴，我要爱他一辈子，要不要今晚就告白呢？”

　　男人手上那道疤，和当初为了护住我被热油烫伤的老公一模一样。

　　我的心死了，评论回复祝福她成功后，拨通了一个电话：

　　“去非洲当后勤的名额，现在增加还来得及吗？”

　　......

　　1

　　“当然，这份差事危险，酒店现在还差几个人才满。”对面立刻回答。

　　“那就好，名单上，我想再加两个人。”

　　“谁？”

　　“江屿年和他的学徒苏晓。”

　　对面立刻答应了下来。

　　我俯下身，亲了亲女儿冰冷的额头。

　　因为过敏肿胀青紫的脸，已经不是我记忆里那个会皱着鼻子对我撒娇的女儿了。

　　希望在炮火声下，这两个害死女儿的凶手还能手拉着手不放。

　　手机刚放下，江屿年的电话就打了进来。

　　“你评论的是什么意思？人家小姑娘看到都气哭了，我哄了半天才好。”

　　“不过是句玩笑话，晚宴成功了小姑娘高兴，你至于这么咄咄逼人吗？赶紧给晓晓道歉，她脸皮薄，受不得刺激。”

　　当年江屿年还只是个在后厨打杂，连刀都握不稳的小瘪三。

　　他野心勃勃却处处碰壁，是我心疼他才让好友为他开了后门进了酒店，这才给了他机会。

　　那些他无数个崩溃的夜里，曾信誓旦旦的告诉我，他一定会是未来的厨神。

　　如今他成了神，却把女儿拖进了深渊。

　　看着怀里的女儿我再也忍不住，歇斯底里的大喊：

　　“道歉可以，让我下跪都行！前提是你们这对狗男女把我女儿的命还回来！”

　　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。

　　随即江屿年的声音变得暴躁起来：

　　“女儿的死我也很难过！但那就是个意外跟晓晓有什么关系？你不要胡乱揣测！孩子没了就没了，再生一个就好了！”

　　我握着手机的手开始颤抖。

　　女儿因为厌食症瘦的只剩一把骨头，却还是在尝到他做的第一口饭时，眼神亮了起来。

　　这么多年，他只给女儿做过这一次饭，女儿当时欣喜的表情甚至让我心痛。

　　我再三嘱咐女儿的过敏原，可没过多久女儿就休克了。

　　原来，他从来没有放在心上。

　　原来女儿在他心里，没了就没了......

　　电话里江屿年还在咆哮：

　　“人家小姑娘都被你吓坏了，一直在我怀里发抖。”

　　我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女人娇嗲的声音：“屿年哥哥，不要和她吵了，你再抱我紧一点儿。”

　　江屿年立刻温柔下来：“乖，不怕。”

　　“江屿年，从今天起，你没有资格再做父亲了。”回应我的是被挂断的电话。

　　为女儿料理后事的这几天，江屿年一次都没有出现。

　　他的世界里大概只有新收的得意门生。

　　苏晓的朋友圈每天都在刷屏。

　　前天是在海边餐厅，昨天是在山顶别墅。

　　配图永远都是两人甜蜜的身影。

　　我将女儿的骨灰紧紧抱在怀里。

　　“宝宝乖不要害怕，妈妈在这儿，妈妈陪着你。”

　　手机提示音不断响起，打开后苏晓的朋友圈更新弹了出来。

　　“总有人抓着过去不放真是可悲，幸好恩师教我永远都向前看，今天又是被恩师投喂的一天，开心！”

　　紧接着，江屿年在底下回复了第一条评论：“就你嘴馋，不要被无关的人影响心情，好好吃饭！”

　　好友们纷纷跟上。

　　“有些人就是心理阴暗，见不得别人好。”

　　“自己把女儿弄得厌食，现在饿死了怪谁？成天阴沉着脸在酒店大堂来回窜，是想让谁愧疚？”

　　“我听说啊，有些嗜好变态的老男人就喜欢那种皮包骨的身材，没准他是想把女儿卖个好价钱呢？”

　　这时门被推开：

　　“蒋千，你这个贱人，谁让你往非洲后勤名单上加上我和晓晓名字的？”

　　2

　　江屿年冲到我面前，双眼通红。

　　“蒋千你是不是疯了？非洲后勤？那鬼地方正在打仗你知不知道？你是想让我和晓晓死在那儿！”

　　“你知不知道我马上就要成为国宴主厨了，晓晓为了这个机会每天熬夜不睡的背菜谱，她那么努力你为什么要毁了她！”

　　“女儿死都死了，你心理扭曲就要这么报复我们？你知不知道晓晓因为这件事都哭了！”

　　我看向他：“江大厨，那是酒店的正常人事调动，多少人挤破头都想去镀金，你应该感谢我。”

　　“放屁！”江屿年气急。

　　“我刚拿到米其林三星，我是厨神！你让我去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给一群叫花子做饭？”

　　我的声音冷了下来：“那么江屿年，我问你一个问题。”

　　“苏晓真的不是故意替换了你的调料罐？”

　　“还是说，他明知道你要回家为女儿做饭，又看到了之前我发的朋友圈得知女儿花生过敏，故意的？”

　　江屿眼中没有半分对逝去女儿的怀念，只有对我无理取闹的厌烦。

　　“你把女儿养成厌食症，现在她死了你就想拉个垫背的？我告诉你，别把你的脏水往晓晓身上泼！”

　　刚说完，苏晓怯生生的站在门口，眼眶跟着就红了。

　　“屿年哥，师母......我是不是来得不是时候？可是我真的没有害师母的女儿啊......”

　　江屿年立刻飞奔上前：

　　“你怎么来了？不是让你等我吗？”

　　“我......我等了你好久。”苏晓开始哭哭啼啼。

　　“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亲手做了蛋糕就想着让你第一个尝尝，看看我的手艺有没有进步......”

　　在我女儿头七还没过的日子里，他们要庆祝生日？

　　江屿年心疼的接过苏晓手中的蛋糕：

　　“傻瓜，我发誓下回绝不会让你一个人等了。”

　　“那屿年哥你快尝尝，这可是我亲手做的，师母你要不要也来吃一口，吃完蛋糕我就离开，绝对不会打扰你们的二人世界的！”

　　我的视线看了过去：

　　“用我女儿的命换来的生日蛋糕，味道是不是特别好？”

　　苏晓的眼泪瞬间就掉了下来，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。

　　“师母你怎么能这么说？屿年哥最近吃不好睡不好，我就想着做甜食转换一下他的心情......”

　　“蒋千你够了！你发什么疯？给晓晓庆祝个生日你也要吃醋？”江屿年立刻皱起了眉。

　　“庆祝什么？庆祝你们这对狗男女终于可以毫无顾忌的在一起？”

　　我转身走到厨房，拿出一把切肉刀。

　　江屿年立刻警惕起来挡在苏晓身前：“你想干什么？”

　　刀尖对准蛋糕，狠狠的插了下去。

　　我面无表情的切下一大块，推到江屿年面前。

　　“既然是庆祝，那就多吃点。”

　　“吃饱了，好上路。”

　　3

　　江屿年气的浑身发抖，搂着苏晓离开。

　　临走前还不忘回头骂一句：“疯子！不可理喻！”

　　这时我收到了好友的消息，看来是之前要查的事情有了眉目。

　　结果刚到楼下停车场，就看到了江屿年的车在晃动。

　　两个人影在车内疯狂纠缠。

　　这时车窗降下了一条缝，苏晓那张潮红的脸半露了出来。

　　可里面另一个人却看不清楚。

　　苏晓看着我笑了，拿起女儿的小兔子挂件，得意的晃了晃。

　　下一秒她手一扬，挂件被扔出了窗外，掉在泥水里。

　　车窗被关上，里面哼哼唧唧的声音更大了。

　　还有男人兴奋的喘息。

　　我沉默的捡起已经湿透了的小兔子，用袖子一点点擦干净。

　　尽管得意吧。

　　你们也蹦跶不了多久了。

　　结果等我第二天回到酒店收拾女儿的东西时。

　　就听到几个厨师正凑在一起议论。

　　“听说了吗？蒋千把江总厨和晓晓的名字报去非洲了，这娘们心也太狠了，你说她会不会也把我们也调过去。”

　　“她敢！女儿死了就迁怒别人，我看她就是心理变态！”

　　这些人都是当初我从泥潭里拉出来的。

　　我给了他们生存的路，可现在他们却能理直气壮的指责我。

　　看来要清理的垃圾不止一个两个。

　　刚到江屿年的办公室门口。

　　苏晓就从里面冲了出来，撞在我身上。

　　“师母，你干什么推我？屿年哥已经够伤心了，我昨晚为了哄他，陪他在车里待了一夜，连家都没回。”

　　“早上直接来酒店开会，到现在一口东西都没吃......”

　　江屿年立刻出来扶起了她。

　　“蒋千！你干什么总是针对人家小姑娘！”

　　看着我冷淡的眼神，江屿年顿了顿。

　　还以为我看不见的掐了一把苏晓的腰。

　　“好了老婆，晓晓和你闹着玩呢，我昨天一直在酒店准备国宴菜单呢，别听她瞎说。”

　　“去非洲的名单你一定撤下来了是吧？这次国宴对我和晓晓都非常重要。”

　　我笑了，拿出小兔子挂件看向江屿年：

　　“两位为了国宴奋斗在停车场里讨论得太激烈，把女儿的东西都碰掉了？”

　　“那我让保安部把昨晚停车场的监控调出来看看，让大家也学习一下？”

　　“别！”江屿年急了，一把按住我的手机。

　　“蒋千，你又想耍什么把戏？”

　　“把戏？”我抽回手，想起昨天好友给我的资料。

　　“把戏倒是没有，不过上一任去非洲的主厨被窗外飞进来的流弹打穿了左手手掌。”

　　“不知道苏小姐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？”

　　4

　　江屿年脸色一变，正要开口呵斥。

　　一群记者蜂拥而入。

　　“蒋千女士！请问前几天国宴预备晚宴上，国外领事突发严重过敏休克，是不是你做的手脚？”

　　“我们接到举报，你昨晚深夜潜入监控室，蓄意破坏了厨房的监控录像，是想掩盖什么罪证？”

　　一个记者镜头怼到了我的脸上：

　　“有人举报你女儿的死也是你一手策划，你是不是反社会人格？”

　　一瞬间，我全明白了。

　　我昨天是去了监控室，想调出苏晓声称不故意弄错调料罐的证据。

　　原来苏晓看见了。

　　所以先我一步，想要倒打一耙？

　　怪不得监控室的刘叔推三阻四，一会儿监控坏了，一会监控升级暂时拿不出来的。

　　想来是受了苏晓的好处。

　　不过，已经没用了。

　　“蒋千你这个贱人！”江屿年怒吼。

　　“你为了报复我不惜拿国宴开玩笑，拿大家的脸面当儿戏！”

　　“你害死了女儿！还想毁了我们所有人的前途！”

　　苏晓不断的哭诉：

　　“师母，我知道你恨我，可你不能做这种犯法的事情啊......屿年哥为了这场国宴准备了多久......”

　　记者们一片讨伐之声。

　　“蒋千女士，请你正面回答！”

　　“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对待生命就这么儿戏？你这是故意杀人！”

　　我盯着苏晓笑了：

　　“谁告诉你们，我把监控毁了？”

　　苏晓看着我的表情，立刻慌乱的抓住了江屿年：

　　“屿年哥，你看她的眼神！她是不是杀了你女儿之后还想杀了我们！”

　　“蒋千！”江屿年立刻被刺激向我冲来。

　　我被巨大的力道撞在墙上。

　　眼前一黑。

　　“你杀了女儿！你这个杀人凶手！”

　　“我今天就弄死你这个祸害！”

　　苏晓在后面得意的笑了。

　　下一秒，在江屿年靠近我身边时。

　　我一拳砸在了他的脸上。

　　江屿年捂着脸，鼻血瞬间流了下来。

　　“这一拳，是替我女儿打的。”

　　“不过既然你们这么迫不及待。”

　　“正好，我也有一份大礼送给你们。”

......

卡点...卡点...卡点...卡点

　　5

　　我刚要拿出手机，在记者们的镜头下展示。

　　苏晓疯了一样扑过来。

　　一巴掌打在我的手上。

　　手机屏幕瞬间碎裂。

　　“蒋千要毁掉手机里害死自己女儿和厨房下毒的证据！”

　　“大家都看到了！她心虚了！她就是杀人凶手！”

　　苏晓大喊，怨毒的看向我。

　　几个我曾经一手提拔起来的厨师立刻将我团团围住。

　　曾经对我充满感激的脸，此刻义愤填膺。

　　“蒋千你太过分了！江总厨对你还不够好吗？”

　　“就是！你女儿自己厌食症死了，凭什么拉我们所有人下水？我们还要不要前途了？”

　　“我早就看她不对劲了，整天阴阳怪气的，我看她就是嫉妒晓晓的天赋！”

　　“自己没本事管好女儿，现在就想来毁掉江总厨和晓晓的未来！你这个女人心太毒了！”

　　这些人都是我从泥潭里拉出来的。

　　我给了他们工作，给了他们希望。

　　现在却被当成了仇人。

　　江屿年捂着还在流血的鼻子，不断嘶吼。

　　“赶紧报警！别让这个疯女人跑了！”

　　我被他们逼在墙角，退无可退。

　　忽然觉得无比的滑稽可笑。

　　江屿年皱眉：“你笑什么？疯了？”

　　“我笑你们......”

　　“是不是觉得砸了我的手机，你们就赢了？”

　　“苏晓，你是不是以为收买了监控室的刘叔，删掉了你换调料罐的那段录像就万事大吉了？”

　　苏晓脸色一白，紧紧抓着江屿年的胳膊。

　　江屿年察觉到她的异常，皱眉看向她：

　　“晓晓，她在胡说什么？”

　　“师母，你怎么能这么凭空污蔑我？我只是个学徒，连监控室的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，我怎么可能去删什么录像？”

　　她转向记者，那张脸看上去十分无辜：

　　“师母因为女儿的意外，精神受了太大刺激。”

　　“我知道她难过，可她不能把所有人都当成仇人啊，屿年哥这几天为了她，人都瘦了一圈，她怎么能这么对我们......”

　　果然，这楚楚可怜的模样最能激起男人的保护欲。

　　江屿年一把将苏晓护在身后，对我怒目而视：

　　“你他妈有完没完！晓晓每天在厨房忙得脚不沾地，哪有时间去干那种事！”

　　“你别以为你死了女儿就能在这里胡说八道，把脏水泼到所有人身上！”

　　他指着我的鼻子，不断怒吼：

　　“我看疯的人是你！晓晓那么善良，看你可怜才处处忍让你，你还蹬鼻子上脸了！”

　　他永远是这样。

　　只要苏晓一掉眼泪，他就立刻失去了所有的理智和判断力。

　　“我胡说八道？”

　　“江屿年你是不是忘了，你这位善良的晓晓，在调料罐里混进花生碎之后，还特意发了条朋友圈庆祝自己闯祸？”

　　我转向苏晓：“苏小姐，你朋友圈里那句还好调料罐不知道怎么用空了，是不是也记错了？”

　　记者们的镜头瞬间转向了苏晓。

　　苏晓有些慌了：

　　“我没有！那只是个巧合！我发朋友圈只是记录日常，我根本不知道屿年哥会把那个调料罐带回家......”

　　“是吗？那可真是太巧了。”

　　“巧到你前脚刚听说我女儿花生过敏，后脚就把花生碎混进了他唯一会带回家的调料罐里？”

　　“你胡说！你血口喷人！”苏晓尖叫起来。

　　“屿年哥，她疯了，她就是在嫉妒我！嫉妒你对我好，嫉妒我的才华！”

　　江屿年果然立刻信了她的话，心疼的拍着苏晓的背：

　　“蒋千，晓晓的天赋业界共睹，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嫉妒她？”

　　“我告诉你，国宴的事情酒店会发声明，是你因为家庭变故情绪失控，蓄意报复。”

　　“至于女儿就是一场意外！跟你这种心理变态的母亲脱不了干系！你休想再攀扯晓晓！”

　　我冷笑一声：“是吗？可是苏晓，你忘了问问刘叔，酒店为了防止内部人员监守自盗，所有监控都是有云端实时备份的！”

　　“更何况，你当我没有其他的准备？”

　　6

　　苏晓的脸瞬间煞白：

　　“你胡说！酒店没有什么云端备份！刘叔都说了监控坏了！”

　　我看向她：“你连刘叔亲口说什么都知道了？看来你们沟通的很深入。”

　　“我......”苏晓语塞，求救似的望向江屿年。

　　江屿年此刻已经失去了所有耐心：

　　“别听这个疯子妖言惑众！她就是在拖延时间！她手机都碎了能有什么证据！把她给我抓住，等警察来！”

　　他一声令下，几个人一拥而上，试图将我按住。

　　记者们也围了上来。

　　“蒋千女士，你的意思是你有证据证明苏晓是凶手？”

　　“你说的云端备份在哪里？是虚张声势吗？”

　　“江总厨说你精神失常，你对此有什么回应？”

　　江屿年一巴掌就要扇在我的脸上。

　　下一秒一个身影挡在了我面前。

　　“江总厨，在我的酒店里对我的朋友动手，是不是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？”

　　陈彦背对着我。

　　他是我多年的好友，也是这家酒店真正的老板。

　　江屿年看清来人，先是一愣随即怒气更盛：

　　“陈总？你来得正好！你看看蒋千，她不仅害死了自己的女儿，还想污蔑晓晓，破坏国宴！”

　　“你赶紧把她处理了，不然我们酒店的名声都要被她败光了！”

　　江屿年傲慢的说，完全没注意到陈彦的怒火。

　　“我来晚了，让你受委屈了。”

　　我摇了摇头，指了下地上碎掉的手机。

　　“他们以为砸了这个，就赢了。”

　　江屿年愤怒的看着护在我身前的陈彦：

　　“陈彦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跟这个疯女人什么关系？”

　　“我警告你，今天这事没完！晓晓是国宴的未来，你不能因为一个疯子就......”

　　他的话没能说完。

　　因为整个酒店大堂，所有用来播放宣传片的屏幕。

　　在同一时间，全部亮了起来。

　　画面里是酒店后厨。

　　苏晓那张脸出现在屏幕上。

　　她鬼鬼祟祟的左右张望，确认四下无人后，迅速拿出一罐花生碎倒进江屿年的调料罐里。

　　然后放进了江屿年的包里。

　　时间日期。

　　正是女儿出事的当天。

　　“不......不是我......”苏晓害怕了，拼命的摇着头。

　　“屿年哥，这不是真的！一定是蒋千伪造的！她想要陷害我！”

　　江屿年的身体僵住了。

　　“晓晓......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”

　　可这还没完。

　　屏幕画面切换了。

　　这次是国宴预备晚宴的厨房。

　　画面里的苏晓正在处理一份海鲜，她接了一个电话后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。

　　挂掉电话后，她心不在焉的将旁边一碗酱汁打翻进了即将送出去的菜品里。

　　她惊慌失措的看了一眼，但并没有声张。

　　反而迅速用新的酱汁覆盖了上去。

　　然后若无其事的将菜品递给了传菜员。

　　那个国外领事，正是对那种酱汁里的辅料严重过敏。

　　人群瞬间窃窃私语。

　　不断的对着苏晓指指点点。

　　“天啊！真的是她！”

　　“这是蓄意谋杀啊！”

　　7

　　江屿年浑身都在发抖。

　　苏晓站不稳，跌坐在地上。

　　她彻底崩溃了，指着我歇斯底里的大叫：

　　“蒋千！都是你这个贱人害我！你为什么要回来？你为什么不死在外面！”

　　她疯了一样想朝我扑过来，却被陈彦身后的保镖按住。

　　我迎着她怨毒的目光，甚至想笑。

　　“是啊苏晓，我为什么要回来？”

　　“我但凡死在外面，不就成全了你和江屿年的狼心狗肺？”

　　“上学的时候你就嫉妒我，嫉妒江屿年每天早上给我带早餐。”

　　“嫉妒他冒着大雨跑半个城市只为给我送一把伞，嫉妒我什么都不用做就能得到他全部的爱。”

　　“所以你一有机会，就迫不及待的插了进来。”

　　我看向面色惨白，身体摇摇欲坠的江屿年。

　　他大概到此刻，都还以为苏晓对他的爱是多么纯粹无暇。

　　他把她的处心积虑当成天真烂漫。

　　为了这份纯爱，他不惜牺牲女儿，背弃家庭。

　　多可笑。

　　“你告诉他，你爱他爱得快要死了，江屿年是不是特别感动？”

　　“是不是觉得自己的保护欲得到了极大的满足？”

　　江屿年第一次怀疑的看向了苏晓：

　　“晓晓......她说的是什么意思？”

　　苏晓拼命摇头：

　　“不是的！屿年哥你别信她！从上学时她就看我不顺眼！”

　　“她是想分化我们！她看你要当国宴主厨了，她嫉妒我们的感情！她就是个疯子！”

　　“我是不是疯子不重要。”我的视线重新落回大屏幕。

　　那个接电话后脸色突变的苏晓。

　　“重要的是，苏晓。”

　　“你敢当着所有人的面告诉大家，那个让你惊慌失措的电话是谁打来的吗？”

　　“他又......想让你干什么呢？”

　　苏晓恐惧的瞪大了眼睛看我。

　　似乎不明白为什么我会知道。

　　“我不知道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！”

　　那副癫狂的样子，再也没有半分平日里楚楚可怜的模样。

　　“江屿年。”我冷冷的看着他。

　　“我女儿过敏休克，躺在医院生死未卜的时候，你在陪她庆祝。”

　　“我女儿头七没过，你在停车场跟她翻云覆雨。”

　　“现在，你要不要知道一下，你这么维护的女人的真面目？”

　　周围的议论声越来越大。

　　“原来江总厨是婚内出轨啊？”

　　“我的天，女儿死了还跟小三搞在一起，这还是人吗？”

　　江屿年也一脸疑惑的看向了我。

　　我对陈彦点了点头。

　　下一秒，外面的保镖放了一个女人进来。

　　女人冲开人群，一巴掌扇在了苏晓的脸上。

　　“苏晓！你这个死丫头！我不是让你今天去陪李总吗？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！”

　　苏晓被打的摔倒在地，难以置信的看着来人：

　　“妈......？”

　　8

　　苏母气的浑身发抖，指着她的鼻子破口大骂：

　　“你还知道我是你妈！李总的电话都打到我这里来了！问你人死哪儿去了！”

　　“上次你把李总伺候高兴了，他一开心才给了咱们家餐厅那么大的单子，今天谈续约你敢放他鸽子？”

　　“我告诉你，这次李总说了，只要你把他哄开心了，给你的小费比上次还多！”

　　“妈！你闭嘴！你胡说什么！”苏晓连滚带爬的去捂她母亲的嘴。

　　苏母一把甩开她，嗓门更大了：

　　“我胡说？李总的电话录音还在我手机里呢！你以为你翅膀硬了可以摆脱我了？”

　　“他还问我你这只小野猫今天怎么这么不听话，人影都见不着！”

　　苏母叉着腰，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模样。

　　完全没意识到周围是什么场合。

　　还指着江屿年：

　　“你以为陪这个小白脸睡一觉就能当上国宴主厨的太太了？我告诉你，没门！”

　　“李总就不一样了，他答应我，只要你这次把他伺候好了，我那一百万的赌债他就替我还了！”

　　苏母的话，让江屿年彻底愣住了。

　　人群的窃窃私语变成了毫不掩饰的议论。

　　“搞了半天，这个苏晓不止是小三还是个出来卖的？”

　　“江总厨为了这么个女人害死自己女儿，可真是个人渣。”

　　江屿年回过神后走向了苏晓。

　　苏晓怕了：

　　“屿年哥，不是的，你别听我妈胡说！她是为了钱疯了！我爱的是你啊！我只爱你一个人！”

　　江屿年走到她面前，蹲下身。

　　“李总？”

　　苏晓浑身一抖。

　　“伺候？”

　　“所以我女儿死的那天，你陪着我，是不是也觉得是在伺候我？”

　　“在停车场里你那么卖力，是不是也盘算着能拿到多少小费？”

　　江屿年的脸上再也没有了心疼，只有被愚弄后的暴怒。

　　“不是的屿年哥！我爱的是你啊！

　　江屿年一脚踹在她的心口。

　　苏晓闷哼一声，整个人向后翻滚出去。

　　“爱我？”

　　“你是爱我国宴主厨的位置，还是爱我能让你踩着我太太往上爬？”

　　“你这个贱人！”

　　他冲上去，一把拉住苏晓的头发，将她的脸扯到自己面前。

　　下一秒就扇一巴掌呼了过去。

　　苏晓的脸瞬间肿了起来。

　　“你害死了我的女儿！你他妈的竟然敢害死我的女儿！”江屿年双目赤红，理智全无。

　　又一巴掌狠狠的扇了过去。

　　江屿年疯了，对着苏晓拳打脚踢。

　　苏晓的母亲吓傻了，想上来拉架，却被江屿年一把推开摔在地上。

　　“滚开！你们一家都是骗子！妓女！”

　　苏晓蜷缩在地上，护着自己的头。

　　也就在这时，几名警察穿过人群走到了苏晓面前。

　　“苏晓女士，你涉嫌故意谋杀，请你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。”

　　苏晓瘫在地上，听到警察的话，抬头看向我。

　　“蒋千！你这个贱货！你等着，我们没完！”

　　我看着她被警察从地上架起来，戴上手铐。

　　我对她笑了笑。

　　“好啊，我等着你。”

　　9

　　苏晓嘴里不停的咒骂着，最终被强行带离了现场。

　　苏母看着女儿被带走，半晌才反应过来嚎啕大哭。

　　记者们还想再问些什么，都被陈彦的保镖强硬的请了出去。

　　江屿年靠着墙壁滑坐在地。

　　他抱着头，肩膀剧烈的颤抖着。

　　过了许久，他抬起那张满是眼泪的脸望向我。

　　眼里充满了痛苦。

　　“千千......”

　　“我真的不知道是她......”

　　他踉跄着站起来。

　　“我们的女儿......如果我知道是她把花生碎放进去的，我怎么可能会放过她！”

　　他伸出手想来拉我。

　　陈彦往我身前站了半分，隔开了他。

　　“江屿年。”

　　我平静的开口。

　　“你不是不知道。”

　　“你只是不想知道。”

　　他愣住了。

　　“任何会破坏你那份所谓纯洁爱情的蛛丝马迹，你都视而不见。”

　　“我女儿对花生过敏，我嘱咐过你很多次，你比谁都清楚。”

　　“现在你把一切都推给苏晓，就想把自己摘干净了？”

　　“一切都太晚了，不如你下去陪我们的女儿吧。”

　　“问问女儿愿不愿意原谅你这个爸爸！”

　　江屿年在乎的只有他自己。

　　在乎总厨的位子，在乎那点被崇拜的虚荣心。

　　他总说我强势，不懂得示弱。

　　是啊，我不会像苏晓那样用眼泪当武器。

　　我只会把所有事都做好，让他没有后顾之忧。

　　我以为这是爱，现在才明白，这对他来说，是一种冒犯。

　　冒犯了他作为男人的保护欲。

　　多可笑。

　　一个能辨别上百种香料的顶尖大厨，却分不清身边的人是人是鬼。

　　他还在试图辩解，还在试图挽回，脸上满是痛苦。

　　可这痛苦有多少是为了失去的女儿。

　　又有多少是为了他自己再也看不见的未来？

　　我懒的去猜。

　　也没必要了。

　　陈彦挥了挥手，保镖立刻上前将江屿年架了起来。

　　“江总厨，您现在情绪不太稳定，我送您去休息室冷静一下。”

　　江屿年还在挣扎：

　　“千千！你再给我一次机会！我们重新开始好不好？为了女儿，我们......”

　　“女儿已经死了。”我打断他。

　　“被你和你那份伟大的爱情，联手杀死了。”

　　他僵住了，所有的挣扎都停了下来。

　　我没再看他，转身对陈彦说：“谢了。”

　　陈彦拍了拍我的肩膀：

　　“说什么谢，倒是你，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”

　　我从口袋里拿出那个被擦干净的小兔子挂件，捏在手心。

　　“回家，给我女儿收拾东西。”

　　小兔子挂件在我的掌心，仿佛还能感受到女儿的温度。

　　她说妈妈，这个小兔子没有嘴巴，这样它就不会说谎了。

　　小孩子都知道的道理，江屿年却不懂。

　　他不是不知道苏晓在撒谎，他只是太享受那些谎言了。

　　享受被一个年轻女孩毫无保留的崇拜。

　　享受那种脱离了柴米油盐的激情。

　　他拯救了苏晓，把她从一个小学徒捧成了国宴的未来。

　　代价是什么呢？

　　代价是我女儿的命。

　　10

　　接下来的日子。

　　苏晓因故意杀人被判了刑。

　　她母亲因为涉嫌介绍卖淫也被一并带走调查。

　　我曾经资助过的那些厨师，在监控曝光后一个个躲着我走。

　　陈彦将他们全部开除。

　　酒店行业不大，有了这样的履历。

　　他们想再出头，难了。

　　江屿年也被送往了非洲后勤。

　　半个月后，他忽然打来了电话。

　　“蒋千，你一定要这么对我吗？”

　　“我已经一无所有了！你为什么还要把我逼上绝路！那是我奋斗了半辈子的事业！”

　　“所有的事情都是苏晓干的！不关我的事啊，我只是鬼迷心窍了！”

　　“哦，鬼迷心窍。”

　　“那祝你在非洲，早日把窍找回来。”

　　电话那头沉默了许久，然后爆发。

　　“你不能这样！我也是受害者！苏晓骗了我们所有人！”

　　“我在这里每天都要面对枪林弹雨！你知道昨天有多少颗子弹从我头顶飞过吗？”

　　“我差点死在那里！你就这么希望我死吗？”

　　电话那头传来了江屿年压抑的哭声。

　　“蒋千，求求你，让我回来吧。”

　　“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”

　　“我愿意做任何事情来弥补，只要你让我回来。”

　　“我不想死在这个鬼地方。”

　　我没再给他说话的机会，直接挂断，拉黑。

　　但江屿年显然不这么想。

　　他换着号码，一遍遍地打。

　　我没再接过。

　　后来他开始发短信，从一开始的咒骂再到卑微的哀求。

　　他说非洲的太阳快要把他烤化了。

　　说这里没有像样的厨房，他一身的本事无处施展。

　　说他每天都在想女儿，一闭上眼就是女儿哭着问他为什么不救她。

　　他说千千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

　　你让我回去吧，我给你当牛做马，我下半辈子都用来赎罪。

　　我一条都没回。

　　怎么不把他烤干点呢，晒成一具没有脑子的木乃伊，也算是为旅游业做点贡献。

　　至于忏悔那就更可笑了。

　　他如果真的有愧疚，就不会在女儿尸骨未寒时，还和苏晓在停车场里颠鸾倒凤。

　　他的痛苦不是因为女儿的死，而是因为他失去了国宴主厨的光环。

　　陈彦来看我的时候，把他的手机递给我。

　　“看看你前夫的新作。”

　　那是一张他发在朋友圈的照片。

　　江屿年躺在脏兮兮的病床上。

　　整个人瘦得脱了相，眼神空洞。

　　一条手臂被炸没了。

　　配文是：“还不如死了算了。”

　　我没说话。

　　“真是可惜。”陈彦说道。

　　“没把他那张脸给炸了。”

　　我没再理会江屿年的任何消息。

　　后来，听说他疯了。

　　再后来听说他死了。

　　不过，都与我无关了。

　　我在郊区租下了一个带院子的小房子。

　　院子里种满了女儿最喜欢的向日葵，我还给她搭了一个小秋千。

　　风一吹，秋千轻轻晃荡，好像她从未离开。

　　“女儿，妈妈会一直陪着你。”